

冰山之下,皆是人间

——读《人呐》有感

◎于汪洋

合上《人呐》时,我的脑海中却突然浮现出海明威的冰山理论。莫言在这本书中用81篇短得像碎片的故事,在纸上只露出了冰山一角,却把整个海洋都留给了读者。很多人说这是莫言迎合短视频时代的妥协之作,我却觉得恰恰相反,这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,用最“短”的文字,对这个最“快”的时代,发起的一场温柔而坚定的反抗。

我们活在一个追求“完整”和“确定”的时代。算法给我们推送精准的内容,短视频给我们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快感,成功学给我们人生的标准答案,就连人性的善恶,也被简化成了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两个标签,细密的“信息茧房”无疑给我们构筑起了一个难以打破的牢笼,在这个牢笼中一切内容都逼着我们急于下判断,急于贴标签,急于找到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,却忘了,人本身就是最不完整、最不确定的存在。

莫言深谙此道。他没有在《人呐》里给我们任何关于人性的终极答案,甚至连完整的故事都很少给我们。《卖驴技》里那个用真话骗人的驴贩子,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人最后是善终还是恶报;《实诚》里那个主动揭穿自己掺沙的卖粮老人,他没有告诉我们老人后来有没有被原谅;《坏种》里那个一生恩将仇报的恶人,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。他只是把一个瞬间、一个片段、一个表情扔给我们,然后转身就走,留下我们在原地发呆,慢慢回味。

这种“不说尽”的智慧,恰恰是《人呐》最珍贵的地方。莫言说:“把该说的话都藏起来了,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。”这不是偷懒,而是对人理解力的尊重,更是对人性复杂的敬畏。人性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,而是一片混沌的灰色。一个人可以在这一刻是天使,在下一刻便化身魔鬼;可以对陌生人慷慨,对亲人却尖酸刻薄;可以做尽坏事,却在某个时分伸出善意的手。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另一个人,就像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冰山的全貌。

我特别喜欢《老汤锅》那一篇。守着老汤锅的老人,一辈子看惯了人来人往,有人得意,有人失意;有人飞黄腾达,有人一败涂地。有人问他人生的秘诀,他只说:“汤要慢慢熬。”寥寥五个字,道尽了人生的真谛。在这个什么都追求“快”的时代,我们总是急于求成,急于成功,急于看到结果。我们熬不了一碗汤,等不了一个人,更耐不住寂寞去慢慢了解一个人。我们总是用最快的速度给别人下判断,却忘了,人心就像老汤,需要时间慢慢熬,才能熬出真正的味道。

读《人呐》的过程,我认为是一个放下执念的过程。我们总是执着于找到人生的意义,执着于看懂人性的本质,执着于追求完美的自己和完美的他人。但莫言告诉我们,人生没有标准答案,人性没有固定公式,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常态。在这个算法主导的时代,我们的注意力被大数据看似精准地切割成了无数个碎片,思想也被简化成了无数个标签。《人呐》却用最短的文字,强迫我们慢下来,强迫我们思考,强迫我们去面对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不确定性。它在教我们一件事:如何温柔地对待自己,如何宽容地对待他人。

当我们不再急于给别人贴标签,不再急于下判断,不再追求完美的答案时,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冰山之下那个完整的人,才能真正体会到人间的温热与寒凉。

(作者单位 广东清远电厂)



图片由AI生成。

百味人生皆由“咸”

——读《咸的玩笑》有感

◎路守军

普通人从杜太白身上能感受到的生活的“咸”是躲不开的,但也有微光。他在卖萝卜时给萝卜起名字,在绝境里找一点自己的“甜”,这是对抗无奈的方式,是普通人在生活的“咸玩笑”里,真实的生存状况。

作品没有写杜太白如何“振作”,只写他在志忑和窘迫中慢慢爬起来,在一地鸡毛的苟且生活里安顿自己,如何在狼狈困顿中咬牙“接着过”。这种不动声色的叙事,却藏着最动人的生活真相:无数次被生活反复捉弄,人被垮掉,比任何励志都狠,这便是平凡人生最大的胜利。

咸味从未消散,生活的玩笑,也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。

杜太白的父亲杜天威,是个典型的市井小人物,一生窝囊。惯于“窝里横”,在外面受气,回家就打老婆孩子。他常年笑脸逢迎旁人,却从没人敢瞧得起,离世时,葬礼只有四人到场,其中一个还是上门要账的。曾经风光的剧团名角老删亦是如此,台上演“活阎王”,台下是“笑面虎”,落魄后摆摊卖烤地瓜,见人就堆笑,后来自己都分不清是笑给别人看,还是笑给自己活。这笑里面不都是带着咸味吗?

这些人不是不知道苦,是知道了也没处说。咸味就藏在一种“知道了也得咽下去”的无奈中。作品独到之处在于,它不替人物喊疼,只把那些咽下去的东西放面前,让读者就立马觉得嗓子发紧。

咸到最后是什么?不是苦尽甘来,是释然,是看开,是不再计较。

作者没给杜太白安排人生逆袭的结局。日子还是咸的,只是他不再跟这咸味较劲了。这种释然,反而让他活出了自己的节奏。

杜太白在老家延津婚事告吹,情人离去,走投无路下来到泰安。得知儿媳春芽已与儿子离婚,他与春芽同病相怜,他们成为唯一能“说得着”的人。为求生存,杜太白放弃回乡,与春芽在泰安合开“知味社”。他们始于无奈,终于抱团结合,虽无明媒正娶的交代,却将“咸”的荒诞与悲凉推向极致。

杜太白的经历像一面镜子,照见普通人的挣扎。他想守住体面,却被现实挤压。人情世故复杂,他的真诚却屡屡碰壁。但他从未完全放弃,在卖萝卜时保留一点诗意。这让普通人看到,即使被生活反复“开玩笑”,也要在苦涩中给自己找点支撑,这或许就是生活的本质——接受“咸”,并主动寻找那一点“甜”。

读完书那天傍晚,我没带手机,外出遛弯。一股混着烧烤孜然的气味儿钻入鼻腔,远处的大排档正烟火缭绕,吆喝声、猜拳声、碰杯声此起彼伏。烟雾缭绕里,我忽然觉得:生活本身,或许就是一场咸的玩笑,咸不成就看你怎么吃了,杜太白选择了硬着头皮上,我们也是。有个词叫盐调百味,把咸当成人生的底色,调着调着,日子或许就有了不一样的滋味。从生命的历程来说,人生的厚度就增加了,从苦难中生出花来,有色彩的人生无不如此。

日子咸归咸,过久了,也能活出点滋味来。

此时,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车穿梭在人群中,车载音响播放着《平凡日子里的挣扎》这首歌曲,恰好应景。

(作者单位 山东聊城公司)

跨越山海的温暖

——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有感

◎杨崇斌

常,更是深沉的情感承诺,是游子与家人,与时代之间跨越时空的联结。

侨批的重量,也在于守护的细节。阿嬷将信纸小心叠好,放入木箱,指尖触碰纸的纹理,仿佛触碰到远方孩子的脉搏。南枝在海外,将信托付给水客,由邮局辗转寄回,每一封信都经过多次传递,每一次递送都是一次责任的延续。导演没有强调送信过程的波折,却让这些细节如潮水般缓缓堆叠——观众看到的不仅是纸的厚度,而是生命温暖的厚度,是平凡却坚韧的守护。守护的时间累积,让一张小小的信纸承载起家族的希望,家庭的延续和生命的承诺。

文字之外,侨批还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重量。每一行字,一撇一捺,都是汉字文化的传递,是中华儿女心系故土的印记。信纸在岁月里发黄,在指尖间微微磨损,却仍保持着跨越时空的温度。观众在看到这些细节时,不仅看到个人的守护,也读到历史的脉络:漂泊异乡的华侨,用一纸纸信件维系着家国情怀,维系着家族

的生计,维系着文化的传承。历史因此具体可感,而情感因此厚重、可传递、可共鸣。

侨批的重量,还在于它让观众与故事共振。每一次落泪,每一次屏息,都在回应这跨越山海的守护。文字里的平凡与温情,使观众想起自己久未出口的名字,想起生活中被忽略的牵挂,想起那个人或那件事,无声地支撑着日常生活。侨批让爱不再抽象,让守护有了厚度,让时间和距离都被温柔化解。电影结束,但那份厚度仍在心里流淌,提醒我们:最深的爱,从不张扬,而在日复一日、悄无声息地守护里。

这就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的力量:一张纸的厚度,承载的不仅是文字,更是生命、责任、文化和历史的厚度。它让观众明白,平凡的生活也可以承载伟大的情感,微小的细节也可以撑起千里之外的牵挂。侨批,如此轻薄,却重得足以让人动容,让时间与海洋都为之停留。

(作者单位 平庄煤业六家矿)

毕淑敏在书里写,她在西藏阿里待了十一年。海拔五千米,零下四十摄氏度,连草都活不下来。她把那段日子叫“辽阔的地方”。

在单位图书室翻到这本书的时候,我纯粹是被书名骗了。“辽阔”两个字,对从小在内陆长大的我来说,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。我心想,看看别人如何在辽阔的地方生活,也算过过瘾。

翻开书本一看,作者写的是十七岁去高原当兵的经历,条件艰苦得令人咋舌。我差点把书放回去。但有一句话留住了我:“我喜欢辽阔的地方,因为在那里,人是人。”

这话说得云里雾里,但我莫名觉得有点道理,于是继续读了下去。

那段时间正好是我入职半年的节点。前两个月在新媒体部门做公众号,每天编辑基层来稿。煤矿巷道的掘进情况,化工装置的工程进度、一线工人的巡检记录——这些内容我一天能编好几条,数据核对得清清楚楚。要问我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,我也大概能讲得七七八八。但你真要问我煤矿井下什么样,我没去过。化工厂的装置长什么样,我没见过。那些稿子里写的“坚守”“奉献”,对我来说只是两个词。

后来轮岗到了记者部,有机会去生产一线采访。第一次去宁东化工基地时,坐在车上,看着路两边的楼房逐渐变少,但也并没有想象中荒芜——植被茂密,偶有大片的湿地。到了之后,站在煤制油装置区里仰头看那些反应塔、储料罐,脖子酸了。这些装置比我想象的大得多,管道比我想象的密得多,声音比我想象的吵得多。身边一个项目负责人说:“二十年前这儿啥也没有,就风。”

我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地,硬邦邦的,踩上去咯脚。确实不像能长东西的样子。但此刻上面铺着管道、立着装置、走着人。那一刻我想起毕淑敏写的阿里。同样是寸草不生的地方,同样是一群人来,然后就有什么东西从无到有地长了出来。原来不用去西藏,我身边就有一片“辽阔”。

后来去的多了,我发现一件事:这片土地上的人,很少说“意义”这个词。他们不说“我在为国家能源事业做贡献”,也不说“我在荒原上书写人生”。他们说的都是特别具体的事:这个阀门要拧紧,那条管线要检修,今天风大注意安全。

有一次采访一位煤化工科研工作者,问他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,他说:“刚开始的时候,我们科研厂房就两三个人,买了一套塔器就开始摸索。倒班的时候,席地而坐,拿着纸杯子,或者拉个凳子就在装置旁边凑合着睡,条件很艰苦。”虽是在诉说辛苦,可他的语气平淡得像在说昨天吃了什么。

毕淑敏在书里写了一个细节。她在阿里当卫生员,第一次给病人打针,手抖得厉害,恨不得把针头扎进自己的肉里。后来她慢慢发现,那些看似从容的老兵,也曾颤抖过。只是抖着抖着,就不抖了。我读到这儿的时候,想起自己第一次采访。在脑袋里重复了好几遍的话术,张嘴突然有些结巴了,问的问题也有些驴唇不对马嘴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,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但现在想想,那种慌张也没什么。每个从容的人都是从慌张中过来的。只不过他们慌张的时候,没人看见而已。那位科研工作者刚来的时候,也是从零到一慢慢摸索,慢慢学会的。“老将”的从容,不过是把慌张的日子熬过去了。

这本书看到最后,我觉得意义没那么玄妙。对那位科研工作者来说,意义就是现在那台满负荷运转的装置,就是努力把图纸变成实物的每一天。对我来说,意义可能就是把这些人和事记下来。他们没空写,我来记录。

书还放在我桌上,翻到的那页正写着阿里冬天的第一场雪。毕淑敏说,雪落下来的时候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我合上书,想着下次去宁东的时候,或许可以问问那位科研工作者,当年他刚来那天,刮没刮风。

(作者单位 宁夏煤业)



文学·历史·社会·科普

2026年全国低碳日
绿色转型 全民同行
神华能源报社 制作